

薛氏
八之十

13

館書圖京東			
一	七	諸	子
八	三	函	類
冊	號	架	門

漢書門

不許帶出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34	
冊數	8	(4)	
函號	300	10	

法家
共八

0 1 2 3 4 5 6 7 8 9 10





韓非子卷第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

安危第二十五

用人第二十七

大體第二十九

說林下第二十三

伯樂殺二人相踈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

踈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踈此

自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

近本比自
有就起全
宋板增定
十六條

韓非子

卷八

八

踐肩而腫膝。夫蹠馬也者，後而任前，腫膝不可
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或馬而拙於任，腫膝夫
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腫，麻而不任，智者之所獨
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故勢不便，非
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
於奧。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
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
也。曾子不僂命也。

鳥有翮翮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
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
羽也。

鱸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敬，馬駭見蠋則毛起。漁者
持鱸，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貴。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
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
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

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不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必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賚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賚主而輕國。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

亡其富之涯乎。

句奇甚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
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
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騶妬之因曰臣能擿鹿見
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
騶妬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彊不可不慎也
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

疑有誤

廬陳南門之外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爲
人之如其易也已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
皮冠夫弃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
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
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
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母而食之羸臞人乃
弗殺

蟲有虺者。或作虺。一身兩口。爭相齧也。遂相食。因自
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虺類也。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
寡非矣。

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
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為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
不與子為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為
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歿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
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
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
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
哉。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
公之難。子西歿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
故。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

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趨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

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弒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

信者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慶融犒於荆師。荆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上乎。答曰。上。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欲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上。非爲一臣。上。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

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以分吳。荆王曰。善。因

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尅。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爲難。韓子索小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

鴈廣同

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元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已。乃皆朝魏。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

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絰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還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告者為盜。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

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

聖賢之撲句
疑有誤撲一
作測

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
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
鳥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
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
利害。物有生歿。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
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
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鳥獲不能自舉。責育之
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
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
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
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割於法之外。三
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
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
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歿。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
重歿則令不行也。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去饑寒。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雖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

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

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賢。誅於無罪。使偃以天性

謂以天正國之理也

剖背。以詐僞爲是。天性爲非。小得勝大矣。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韓非子

卷八

三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為賁育。守道者出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

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何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

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瞑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而無扼腕。

聚脣嗟喏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獨特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士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

韓非子
卷八
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於膏肓之情。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

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疆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

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斷。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

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耻。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故兩役也。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

以一負二。仇云以誠見疑也。

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
怨細過，長侮偷快。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當誅而反以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
患。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
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
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
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

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以
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為隙穴而人主獨立。以
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
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
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必無
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
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
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

寺
飄
泗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楮墨暴雨疾風必壞
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友不謹蕭牆之患而
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
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
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
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
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

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
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務而
自生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
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
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
山之上則臨十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
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爲匹夫不能正三
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

沈非千金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
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
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
所長盡所能。故忘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
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
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
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
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
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便

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
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
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
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
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
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明。久著於
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功。舜之所以北面而
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辭既通題意
醇細不泥于道
庶幾興焉

章法完似礼記之
軼舊馳新超然
上乘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

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鈞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治。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韓非子 卷第八
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奸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文樸。以道爲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卷第八終

韓非子卷第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

說儲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

觀。端直也。欲求衆直。必參驗而聽觀也。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

能。四曰。一聽責下。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不一能。則不明。五曰。疑詔

詭使。疑危而制之。譎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

言反事。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聽有門戶。則

臣壅塞。各聽其所從。若門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煬則後。哀公之稱莫衆而人。不見此譏靈公偏聽于瑕。孫與之同亂是一國爲一人。公之迷宜矣。故齊人見河伯。詐以大魚爲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疑。有半今皆稱不疑。門戶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豎牛故身之聽。而江乞之說荆俗也。荆俗不言人惡。故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故使有敵。恐其所賢臣妾擁已。故敵適足以成其朋。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爲室。盡以黨爲擁更甚也。

備矢則體不傷。積疑爲生。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心。盡以備臣。則姦不生。而察一市之患。人言市有虎。猶未可信。況三人乎。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以立法故。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趙國治也。仲尼說隕霜。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而殷法刑。仲尼說隕霜。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而殷法刑。而公孫鞅。重輕罪。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是以麗水之。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輕罪。是以麗水之。

韓非子

卷九

二

金不守

竊麗水之金其罪辜磔猶竊而不止而積

澤之火不救

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不行法故也成歡以太仁

弱齊國

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上皮以慈惠亡魏王

以魏王慈惠知其必亡其身也

管仲知之故斷死人知治國常嚴禁人之厚葬

不用命者戮其尸

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嗣公亦知國當必罰有胥靡逃之以

一都買而誅之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

謾欺也賞譽厚而信者下輕

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

獸鹿唯就薦草猶人臣之歸恩厚也故越

王焚宮室

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而吳起倚車轅

賞移轅者欲示其信而不欺也

李悝斷訟以射

欲人之善射故其斷訟與善射者理

也宋崇門以毀歿

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與之官故多毀歿者也勾踐知

之故式怒盡

勾踐知勸賞可以招昭侯知之故藏

弊袴厚賞之使人為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

握鱸是以效之

拾蠶握鱸而不懼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

直聽一理不反覆責下則人臣

不參

下之材能一一責之則愚智不分

其說在索鄭

魏王以鄭本梁地故

索鄭而合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與吹竽混商吹亦索梁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責下也故其意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試申子為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東韓王欲河東以構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議割河謀上黨亦非計也秦王從之此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不敢為姦如鹿之散使人問他則不鬻私謂使此人所為陽若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鬻猶售是以龐敬還公

言懷已之智而問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反得以用其智是不若智有所能而事相合注非

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為姦故還大夫而警之而戴謹詔視輜車戴謹欲知

使視輜車奉簡者更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玉簪以商太宰

論牛矢太宰詭論牛矢以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已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深

智一物衆隱皆變於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其說

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爪祥亡以誠故必審南門而

三鄉得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周生索曲杖而

羣臣懼私得曲杖卜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吏西

門豹詳遺轄謀遺其轄欲取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為其事以試其所疑也

故陽山謾膠豎偽謾膠豎知君疑也淖齒為秦使詐為秦使知君惡已

齊人欲為亂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以驗左右

子產離訟者分離訟者便得兩訟之情嗣公過關市知過者

誠之便得聽察之稱

倒言七右經

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

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

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

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

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

擁君之明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燭焉則後

人無從見矣一人燭則蔽竈之光故今或者一人

有燭君者乎此談彌子瑕專擁蔽君之明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

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眾謀者必

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不可，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趙高成其篡殺者，無人疑故也。

叔孫相魯，賢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

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僂。此不參之患也。

江乞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也。乃賢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賢。賤不得與賢議也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於與上議也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受勢重既鈞正可相與議則是

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其謀為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嗣君之壅乃

始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

備一處即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

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

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以防疑則姦絕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

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

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②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

子產相鄭。病將歿。謂游吉曰。我歿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歿。游吉不肯嚴刑。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藿澤。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于

之。而況於人君乎。

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

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人。

灰塵掃揚。善掩人。

也。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

因鬪相殘傷。

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毅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

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將主行道之人。以為行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

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

人。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

長。從賤治賢。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

善者。我能以斬其目。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

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

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

亂不生也。今重罪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一曰公孫鞅曰。行

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是

謂以刑去刑也。以輕刑去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

得而輒辜磔於市。甚眾。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壅離其水也。擁令人離其

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

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靡，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懼，自將眾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

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未下，遍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

修德義眾必輕之。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
故威不得重也。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
外，政亂於外，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下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
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
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有
何也？下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
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
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
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
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
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
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
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
魏襄王之后也。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
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羣臣左右諫

曰夫以一都買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胥靡不取都金

③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知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

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北降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為田者害政當去之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亭小故也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

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今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

之於民乎。

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也。

慮謀也

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

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譽於勇則人以頭獻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

聞之曰。鼂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是歲
 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剄。割也。故越王將復吳而
 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
赴之必得賞故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
赴之不懼也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
 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人豈不為哉。其所以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

主之愛一嘖一笑。必憂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為也。嘖有為嘖而
 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嘖笑哉。嘖笑尚不妄為。况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嘖。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
 有予也。
 鱸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
 婦人拾蠶。漁者握鱸。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
 孟賁。鱸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孟賁之勇。
 ④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
 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

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廩給宣王歿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眾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欲疑已外市也為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不則

章法
簡古

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

之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

得趙之功既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

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

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取事疑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

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

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

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

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國

乃

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
三城為送此悔之辭
大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
舉王必悔曰不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
獻三城之故也
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言講事
斷定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
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廢上
一郡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
而已臨東陽則邯鄲
危如口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也中傷然上
中虱也

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今上
安樂而其處又煩劇王曰必弛易之矣謂移易其
雖欲弛之恐王不聽兵以臨東
陽吾斷
定矣

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
夫亦遣立有間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
為市不測其由也
市者以為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夫

雖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為姦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
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

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筥

遺伺輜車故實奉筥本令伺奉

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

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

也不事於臣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

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為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

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

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

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

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

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誠割爪不誠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曰

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

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

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

以為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

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為神明。

上皮為縣令，其御史污穢，而有愛妾，上皮乃使少

庶子佯愛之。佯愛，御吏以知御吏陰情。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

⑦陽山君相衛，聞王之疑已也，乃偽謗穆堅以知之。穆堅，王之所愛令，偽謗之必憤而言王之疑已也。

淖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者，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為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右傳

六微

韓非子卷第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懷尉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

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詔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邾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廩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賢而廩吏覆。是以

昭奚恤執馭茅而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廐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驪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佯遺書而萇歿。用雞猴而鄒傑盡。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

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蓆

廟攻七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壅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靖郭君相齊。故與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尉則

晉厲公之時。六卿賢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賢重。二入也。

左右重久。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晉厲公之時。六卿賢胥僮長魚矯。又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荆。賢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

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一云尿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

曰浴以蘭湯。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隣，四隣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

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衛。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構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遷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

微告趙王。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白桓也。

宋石，衛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一軍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③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

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

此以下近本
俱脫失今從
宋板校定

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一曰。魏王遺

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已爲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誠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

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郟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郟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郟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

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

韓非子 卷十
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目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④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舜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

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
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刃。利猶干將也。切肉
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鬻而不見
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
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
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
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
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
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

白
七
辯
於

斷。是臣之一死也。炙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
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
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
臣。不亦蚤乎。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
請立齊爲東帝。而不能成也。

⑤晉獻公之時。驪姬嬖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
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
爲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奈

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彼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爲之諸侯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炊。不許。遂自殺。

韓廆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廆於朝。韓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廆而兼哀侯。

田恒相齊。闞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

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驪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
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
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
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
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諫紂而亂其

心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
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
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
深知之而陰有之荆以爲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
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
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
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

女樂六遺。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

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亡乎。王曰。然則爲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賢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赫

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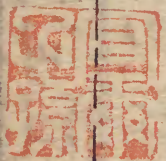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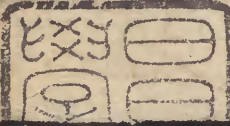
叔向之讒萇弘也。爲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爲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擇鄆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理之。釁之以雞豕。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

⑦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辱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辱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右傳



卓考子

八卷十

五

天保壬辰

